

花园
第一辑 精品

冷面少奶奶

寄秋
◎著



NL I C 2970687838

主编：和风

花园精品

冷面少奶奶



NL I C 2970687838

秋

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冷面少奶奶/寄秋著. - 呼和浩特: 远方出版社, 2010. 11

(花园精品爱情小说系列. 第1辑)

ISBN 978 - 7 - 80723 - 565 - 1

I. ①冷… II. ①寄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11849 号

冷面少奶奶(花园精品爱情小说系列) 寄秋 著

出版发行: 内蒙古出版集团

远方出版社

社址: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印刷: 深圳市天邦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本: 850 × 1168 1/64

字数: 2700 千字

印张: 75

版次: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- 3000 册

书号: ISBN 978 - 7 - 80723 - 565 - 1

定价: 80 元(全 16 册)

远方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远方版图书, 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。

1

花垂柳，柳垂花，
一江春色向晚潮，
借问颜色绣房中，
蛾眉难描三分愁，
针起针落一幅好图样。
黄花落地，
七分着秋，
人云第一女儿家，
在扬州。

春日朗朗，一片明媚风光染上绿意，风吹柳梢带来无限清凉感，淡淡春雨过后的水气仍萦散不去，枝头的梅白李红好不热闹。

远眺是山，低云环伺，碧波轻浪划破山岚，银光滟滟反映出春日的祥和。

山清水明好灵地，看不尽多少女儿娇态。

江河流经姑婆山，山下住着一户人家，茅草为顶土墙为壁，竹编的窗棂清幽有致，屋子四周满布四季花卉，姹紫嫣红缤纷怒放。

屋后有座石台承接山中清泉，以竹管导入屋内凹池再流出屋外，终年水清不竭，滋润一屋子花花草草以及茅屋的主人。

门前横竹悬挂着雨石与竹片串起的天然风铃，叮叮当当的撞击声清脆好听，风铃摇动的模样宛如春天的虫蛹初破时，化羽而成的成群彩蝶翩翩飞舞。

垂直而下的绿藤绽着小黄花，幽香阵阵扑鼻而来，小小的绿果儿隐藏在铜钱般大小的树叶底下，就等那春雨来催熟蒂果。

几株着了风寒的杨柳显得没生气，任凭枝柳垂流溪河畔，绿满烟波尽是一份慵懒。

看似与世无争的太平年，其实是冷天饮水腹里寒，有着几分苦往肚中藏，谁敢大言时局不如昔，如今是满人的天下。

文人雅士想一跃龙门何其难，褒贬各异流传千古，一是护国，一是叛主，真是青史难释忠奸。

时局动荡便出恶绅土霸，各自占有一方天地胡作非为，任凭天高皇帝远地欺压市井小民，令人苦不堪言却无言以对。

满人气盛，自然拿小老百姓开刀，动辄赋税私下增收从中敛取，摆摊子要纳税，行路要路税，连喝口井水都得扣个几文钱。

处于异族统治下的汉人虽然不致民不聊生，但是多少受到些压迫，无法畅所欲言地大谈前朝兴衰。

江山多绮丽，人人争得。

康熙服蒙古，统一寰宇，何尝不是劳民伤财以扩版图。

宁为乱世愚者，不为一朝功名强出头，独乐乐何须众乐乐。

天下皆醒我独醉，有何不可。

但求一片好山好水同葬。

“天打黄盖雨淋周瑜，你老这口酒喝得可真惬意呀！”

噗地一声，一口好酒差点浪费了，岔了气的花老爹慌乱地噎下喉中酒，心虚不已地藏起绍兴老酒好留着待会儿喝。

人家是老子当家教儿训女，他是一不畏天二不惧地，就怕闺女寻他晦气收起酒来，半滴不入喉。

老来无酒可说是文人无笔、武将无兵器，浑身躁得很呀！

“呃，我说闺女呀！你的活都赶完了吗？”攒了银子好打壶酒。

生性灵巧的小姑娘微微勾起菱嘴，“我说爹亲呀！你的酒都喝完了吗？”

随着话儿一瞄，扎着两条麻花辫的花垂柳笑不达眼，一手揣着绣布一手甩着五彩绣线，看起来“一点”都不生气，好像挺温柔的。

但是身子一僵的花老爹无端颤了两下，手中的酒瓶滑落了两寸。

“我……怡情养性嘛，闲着没事喝两口而已。”他特别强调只有两口决不贪杯。

“后院的小鸡喂了没？前头的咸菜干应该收一收，还有快下雨了，晾在竹竿上的衣裳还在，那三分薄田似乎尚未见到一棵小芽栽……”

花垂柳这一起头便没完没了，说得花老爹头越垂越低，额头上的汗是越积越多，几乎要拿桶子来盛了。

“……去年王老爹家的田地收了一季，连着今年都不愁没饭吃，咱们的白米不知何时才能满缸，女儿真为你老忧心呀！没了老米哪来银两好打酒。”

语态可惜，但明眼人都看得出她的毫不在意，多个人、少个人同样挣不到半分银子，不如邻家挑粪的来得管用。

“柳儿，你这一口精明到底打哪学来，我与你娘可是殷实人。”一脸迷惑的花老爹偷偷将酒往竹椅下塞，生怕被她倒了。

殷实易欺。“谁叫我娘早逝还有个天天糊涂的爹，不学着顾好自己早晚被你卖了换酒。”

人家是难得糊涂一日，他是难得清明，日日与酒为朋，就怕少喝了一口醇。

花垂柳将手上的东西放下，整了整绣布和绣线，旁若无人地穿针引线绣起牡丹，没多久，一朵盛放的娇艳花朵便栩栩如生地摇曳生姿。

人称扬州第一绣娘的她，凭着巧手挣来好名声，不论大户人家或蓬门垢户，都以求得她一只好绣件以自得，纷纷下起订单，因此得以养活他们爷俩。

只是她懂得树大招风的道理，一名弱女子无权无势哪能与绣坊女红相抗衡。

既是求财当各自给一条生路，她与人绣样从不接手衣裳，仅是小件式的绢帕、鞋面、腰束等等，尺长的绣布向来不在她的考量之中。

即使是裁制自个儿的衣物亦然，除了荷包和绣鞋外，她一律不多做其他花样，素着衣裳如同她素净的人一般。

不过她最擅长的是绣肚兜花样，不少闺阁小姐和使君新妇会暗地里拜托她绣一两件嫁妆，为的是讨夫君的喜爱。

甚至花街柳巷的姑娘们也不时上门求件肚兜，忙得她不得不三令五申地规定件数，决不贪一时利润而累倒反得不偿失。

她是精明干练的绣娘，全扬州的百姓都晓得，因此也明白她有个不事生产却嗜酒如命的爹亲。

但是没人知道他们父女打哪来，落地此处大约三年光景，不见有亲友来访，花老爹依赖着女儿刺绣维生，在乡里间还算得人缘，不因他们是外地人多生口舌之非。

因为花垂柳的绣功实在太出色了，扬州无人能及得上，自然成为美谈一件，人人当她是故乡人亲切待之。

但是，美中总有不足，觊觎其巧手者大有人在，让她不堪其扰地兴起僻地而居的念头。

“爹虽贪好杯中物，可不敢卖了你，否则往后谁来为我送终。”花老爹语气卑微地说。

“少来了，一壶百年好酒就叫你盲了心，哪记得女儿是宝还是草。”有父如此，命斯也。

面上一讪的花老爹打了个酒嗝。“你是我与你娘最疼爱的闺女，我哪舍得拿你换酒喝。”

少说也得三壶才够豪气。

“会不会咱们爷俩心里有数，爹别指望明几个有银子打酒喝。”一双鞋面绣两朵牡丹，只差绿叶了。

以一般人眼光来看，花垂柳不算美人，顶多只能以清丽素雅来形容她这个人，是那种百花争艳却不易醒目的小丹菊。

敛目低垂之际叫人无从发觉她的存在，再加上她总是低首绣着巾帕，那双清如皎月的明瞳硬是叫人难以察觉其灵性尽在笑眼深处。

她的美如同一块璞玉，唯有巧匠方能识其光华，非凡夫俗子能轻易看透。

“啊！柳儿，你不能因爹一时酒虫犯嘀咕就断了我的馋，我真的只喝一小口没贪口。”酒瘾犯了哪禁得了，人生不就求一个快活。

将绣线扣了个结用牙一咬，她开始缝起鞋底。“是谁再三保证今天决不喝酒来着，看来是女儿的纵容成性。”

想她十七有余，好命一点的人都当娘了，只有她还为生计奔波不休，更得奉养整日拿酒当茶喝的不长进爹亲。

“呃，这个……我、我忍不住嘛！从明天算起成不成？我发誓三天不沾一滴酒。”都怪他嘴馋

禁不起一丝酒香诱惑。

“一滴不沾你整壶倒，为人子女的孝心你丝毫感受不到。”花垂柳莲指一扣，连着绣线的绣花针直指他鼻头。

冷不防一吓的花老爹连忙往后退了几步，心里暗念着：万幸、万幸，没被缝了嗜酒的嘴。“柳儿……”

“别叫我，竹椅下的那壶酒是你最后一壶，省着点喝少糟蹋了。”不下重药他是不会适可而止。

喝！好精的丫头片子，连他藏得那么小心翼翼都能发觉，她不是在绣鞋吗？怎么还能分心？

没关系，喝完这一壶他再去和酒铺子老板套交情，说不定能……

“没有一家铺子会赊酒给你，除非他们不想要我的绣。”花垂柳语气轻柔地将其中一只鞋底绣上花家的标记。

一抹杨柳垂岸。

“吓！你可别吓唬老爹呀，爹什么都可以不要，就是无法一日无酒可饮。”花老爹苦着脸，心肝全绞成一团了。

花垂柳眼底浮着窃笑。“那就忍忍吧，世道不好要节俭些。”

“忍不了呀！丫头。”分明要他的老命。

“忍不了也得忍，不先攒点银子好准备你百年之后用，难道要女儿竖着白布横跪街头‘卖身葬父’吗？”她可拉不下这个脸。

宁背不孝之名。

“你……你……”花老爹一个你字说了半天连不成句，理亏在先哪斗得过精丫头。

真是时局乱呀！

一下子征兵远赴西域平乱，一下子又是抓乱党，平民百姓想安居乐业谈何容易，不一醉以解千愁又能如何，眼不见为净方有太平。

他呀！老喽，只想安静地过完下辈子，好好地当个闲云野鹤安度余生。

唯有酒才是良伴。

此时，一满含嘲讽语气的男声，在门外响起。

“啧！花家老爹没上酒肆喝一盅呀！怎么有空学闺女绣花？”



自命风流的吕宽扬起一把绘有山水的纸扇，故作风雅地走进低矮茅屋，自然的姿态仿佛入自己家门，目中无人无视花家人不欢迎的眼光。

他爹亲是扬州的小地方官，仗着有几分势力为非作歹、无法无天，丝毫不把王法放在眼里。

强抢民女是常有的事，家中娇妾美婢多不可数，他仍不知足地妄想有更多的女人左拥右抱，好似当朝皇帝拥有三千宠爱。

因此扬州稍具姿色的姑娘他鲜少放过，即使罗敷有夫亦不能避免，只要他瞧入眼的都难逃被摧残的命运。

所以家中有闺女或少妇的人家都不愿惹上这恶霸，喝令她们深居简出以保贞节，只有不得已

为生计奔波的贫家女儿才会在外抛头露面。

而花垂柳便是他新瞧上眼的目标，玩腻了百依百顺的家花野花，她的倨傲不驯、慧黠灵秀正好是他拥有的众多女人所缺乏的，他岂能错放这一个。

而且她的绣功闻名扬州，男女老少都爱她一手好技艺，纳为小妾不仅能取悦他还能生财，何乐而不为呢？

无媒无聘吕宽自个上门来说亲，反正他要的女人不容她说不，带回府一上了暖榻不都由他摆平，乖一点免受些折腾。

女人嘛！还有第二种选择吗？

跟了他就是一生一世，除非他嫌烦撵了她，否则到死都得做他吕家的鬼，永生永世不得翻身。

他才不管别人同不同意，他决定的事没人可以插手，一想到那双巧手的主人将在他身下欲仙欲死，那股淫秽的想法显露于眼神。

“稀客呀！吕少爷，请恕屋陋椅破不堪迎客，你哪儿来就哪儿回吧！”花老爹面带鄙夷地挡在闺女面前，不让淫徒目光意淫了她。

长相不差的吕宽不以为意地行了个礼。“自个人何必挂怀，改明儿我修个大屋让你老舒服舒服。”

人一躺平便舒服了，十尺见方泥土覆于上，碑坟一座够隆重了。

“不敢劳烦你贵手，小老儿有破茅屋歇，与你可是八竿子打不着关系。”倒了八辈子霉才会和

他扯上关系。

“老爹习惯了破草房是你自己的事，总不好连累闺女一起受苦吧！”花垂柳那双小手可真细白呀！叫人心痒难耐地想摸上一把。

“我家闺女吃惯了苦，不劳你操心。”这贼秃子好生大胆，采花采上了他家闺女，真是没个天理。

“可我见不得佳人为生活辛苦，不如跟着我回府过好日子，绫罗绸缎包裹她一身好肌肤。”细瞧更是撩人，别有一番风情。

不妖不娆，孤傲胜雪，从头到脚透着冰清玉洁，好似一朵雪莲。

“小女命犯孤煞，贪狼日出生，怕是与你不相配，冲克你一家老小。”一开口，花老爹便诅咒了吕家不得好死。

脸色微变的吕宽有些不耐。“相不相配是我的事，你只管把人交给我就好。”

他作势要推开略微福态的花老爹，趁机拉起低头刺绣的花垂柳，她的专注神情令人有一丝狼狽，好像人不如一块布。

可是吕宽的蛮横受阻于花老爹福态的身子，颜面一时挂不住的他恼羞成怒，手一挥打落了一旁花垂柳最心爱的窑烧陶俑，哐地一声落地碎成七八片。

这下花垂柳很难无动于衷，连花老爹都觉大事不妙地吞吞口水，女儿的眉一扬代表她发怒了，而手中的绣鞋刚好完成。

他是该继续维护她呢？还是坐视不理喝一口竹椅下的绍兴老酒？

人说醉了好，眼茫心也茫，一片好春光，看不见人间险恶。

“我家闺女凭什么交给你，她可是我心头的一块肉。”价值于三壶百年好酒。

吕宽诡笑地使唤外头手下进来。“把肉割了不就一了百了。”

“你……你想杀人……”花老爹一看他的手下人手一把短刃，魂都飞了。

“小生是帮你治治多年宿疾，免得你心里多块肉不舒坦。”他狞笑地命手下逼退碍事的老头。

为了保住老命，花老爹当然没良心地推女儿上前去送死，刀山剑海她司空见惯，何必要他多费心，大不了女棺旁边多他这口老棺，爷儿俩同上奈何桥把酒共饮。

“贪生怕死。”

花垂柳的低啐听得花老爹汗颜，老眼一红地饮起绍兴老酒浇愁。

“花家小娘子的手可真细嫩呀，小生这厢多礼了……”好个红酥手、桂花指，令人想咬上一口。

指尖一回，那针头不长眼地往吕宽手背一插，痛得他唉唉大叫缩回手，偷香不成反遭蜇。

“抱歉了，吕少爷，小女子见了你不凡的气度慌了手脚，请勿见怪。”花垂柳的脸上没有抱歉神色，头一点便径自替手上的针穿上棉线。

这表明她眼里只有绣布，旁人皆是无物。

若是仔细一瞧，将会发现她用最粗劣的布先行描绣出乌龟四脚朝天的丑态，旁边是五六只头贴膏药的癞痢犬，上吐下泻地拉出一堆蛆。

不急躁、不暴进，她自有一套嘲人法，平心静气看待一窝子牲畜。

“呵呵！无妨，无妨，一根针才多大，扎不疼的。”吕宽的笑脸难看到极点，背于后的手直泛疼。

他心里不舒坦地直犯嘀咕，暗自想着要如何整治这小娘儿们。

“说得也是，鹤嘴龟皮是硬些，小小针儿怎能伤你分毫。”花垂柳半句不含沙的像是吹捧。

吕宽先是一乐，继而不悦地露出狼子面目。

“你好利的牙口敢讽刺本少爷，当真以为本少爷不敢动你半分吗？”狼爪子往她香肩一抓。

向来智谋过人的花垂柳拿起刚绣好的鞋板子往他手一拍，纹风不动地露出倦态。“知府夫人的鞋儿可真难做，改明儿不接她的单子。”

“知……知府夫人的鞋？”停在半空的手硬生生地僵了。

七品芝麻大的官哪能与知府大人相提并论，何况知府惧内的事人尽皆知，他胆子再大也招惹不起那头母狮子。

“本来赶一赶一会便能完工，可惜扰人的马蝇老在耳边嗡嗡叫着，让人心情大坏没法下针。”以针理理发，她的神情状似委靡。

“你说我是马蝇……”她简直是不知好歹。

花垂柳故作讶异地抬起下颚一睨。“原来吕少爷还在呀！我当你上大街调戏良家妇人去了。”

“你……你……你向天借了胆敢蔑视本少爷的存在，我非带你回府好生教训一番。”气得涨红一张脸，吕宽的色胆显然大过招惹河东狮吼。

玉腕被抓个正着，水晶般明亮的双眸微漾异彩。“知府夫人一怪罪下来，你可别推到我头上来。”

闻言，他非常不情愿地松开手，对她的势在必得更加强烈，没有人可以当众羞辱县太爷之子，她的骄矜必须受到惩罚。

“不送了，吕少爷，你好走，小心路边的野狗发春。”花垂柳语气客客气气，客气得令人发狠。

“花家闺女的确名不虚传，我今日真是长了见识，一口牙犹胜十根绣花针……”吕宽冷笑地一扬折扇。“不过碰到本少爷，你是讨不了便宜。

“要嘛！今天就跟本少爷回府同享富贵，锦衣玉食少不了你一份，不然你这根绣针怕是没得绣了。”

除却知府夫人那双半完工的牡丹绣鞋，吕宽挥手扫落桌上物，管他是绣布还是彩线，先踩个稀巴烂再说，他得意扬扬地目空一切。

他就是王法，他就是公理，有理无理他说了算，谁也不得违抗。

“你……”抿唇眼一沉的花垂柳突地身一低，

状若无事人地拾起他踩脏的绣布、绣线。

民不与官斗，忍一时之怒保一时安乐，即使她拾针的指尖儿已气得发颤。

“哟！怎么变哑儿了，刚才你不是牙挺利的，这会儿倒是磨平了。”他轻浮地挑挑她小脸。

花垂柳一反常态地握住他的手，热切中带着娇羞。“莫非吕少爷想娶我为妻，大红花轿几时上门，凤冠霞帔可曾准备好？”

“我……呃……”他一时怔忡地反应不过来，一愣一愣呆望着她。

“三牲五礼不可少，纳采、问名、纳吉、纳征、请期、亲迎一样不可少，分送街坊邻里的大小礼先来个一千份，凤钗、珍珠链等首饰你看着办就好，没个百件好歹来个六六大顺，免得丢你吕少爷的面子，然后……”

“等……等等……”吕宽听得头晕脑胀分不清东南西北。“你到底在说什么？”

“吕少爷可真犯糊涂了，不就为迎我为妻，媒聘之礼别忘了差人送来。”花垂柳咯咯咯地笑得花枝乱颤，仿佛是东家三姑和西家六婆。

“谁说我要娶你为妻来着，当个小妾还差不多。”她怎么一下子变这么多，由贞妇摇身一变成花街浪女。

吓！该不会叫鬼附了身吧？

她故作狐媚送着令人作呕的秋波。“吕少爷好死相哦！没有明媒正娶叫人家怎么跟你回府，恐怕知府夫人第一个为奴家叫屈。”